武陵集

卷三

集
封事
書
雜著

武陵雜稿卷之五　原集

封事 附劄

丁未三月十二日封事

臣等俱以無似忝侍　經幄　恩榮罔極補效何事每懷職分徒切兢愧及見司僕正金天宇輪對貸唐馬之說是導侈　新政於内開釁　上國於外言之痛骨念之寒心昔武王大聖人也召公祿戒受獒而作旅獒一篇伯冏大僕正也穆王祿戒導侈而作冏命一篇然而武王則聞諫卽悟却一獒而垂統八百穆王則有戒自蹈得八駿而幾亾四海二篇俱在明

鑑昭昭其得失固不可以一毫掩也敬寫二篇以進
伏惟 殿下取擇焉況當西旅貢獒之時武王已爲
天子九夷八蠻已皆通道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之
有也以王所有而來獻召公猶且作書陳戒始曰嗚
呼終曰嗚呼懇懇血誠其書只一百九十三字而其
忠愛之心明於萬世直與白日爭光設使武王爲諸
侯而冒天子之禁維良馬是急寧竊貨而無問則召
公之訓當復何如也 成廟朝有議市胡馬者其時
侍從俞好仁啓曰非土産不可市 上曰漢文却千
里馬來獻猶却之況市之乎載在國朝寶鑑 中宗

朝尹殷輔建議請市唐馬 上曰禁民之貿而自上
貿之不可也然則 成宗朝二十六年 中宗朝四
十年未嘗有 命貿一唐馬而天宇欲以義順館奴
竊貨之一騘掩蔽 二聖光明正大之治曰本國貿
唐馬其來久矣嗚呼 二聖在上於昭于天陟降厥
事日監在玆臣等亦知其不可誣也而天宇欲誣之
不亦甚乎其言又曰 中宗朝御乘最多騘馬甚良
是不以 聖治歸美而以一騘爲盛事也又曰三年
後 拜陵無馬此非細故也我國豈無一馬可以
御乘拜陵乎而必欲求其異馬是不以開釁上國爲

大故而以無異馬爲大故也其説不亦戾乎其言又曰我國素無良馬不許和貿于中國此豈謀國之善策乎是欲貿馬開釁然後爲善策也其言又曰我國於中朝物貨無不通貿而獨於馬不貨恐非得計嗚呼自古通貨唐物而馬則不貿計固有在夫他物之犯禁竊貨者尚可以包羃而致著馬則非可以包羃所致如其一濫其釁必生倘曰無釁其所謂得計者臣等實所未解也其言又曰華人古稱本國無良馬今又閉絶貿易之路駿馬何由而得乎嗚呼是必得八駿然後爲快於心乎天字亦前日侍從之臣也不

以召公所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啓於 聖冲而汲汲以得遼馬爲新政首務臣等實不知其心之所在也其言又曰大典禁制條金銀牛馬不許出境未聞有禁他國來賣之良馬也嗚呼在我國牛馬則禁勿出境在他國牛馬則欲其出境是果聖人大學絜矩之道乎誠使 上國無牛馬出境之禁推吾之絜矩尚可以無買況有 天子之大禁乎 祖宗列聖之所不許乎昔文王之治岐也其國在極西與冀相距絕遠其無冀馬審矣然而大治千載無及焉是二南之化賴於周召未嘗由於良馬也至於我國新

羅氏邈在極東爲高句麗阻遏貢路毋訴于大唐亦
與遼冀絶遠是高句麗先得冀馬而新羅無冀馬明
矣然而高句麗卒爲新羅所亾新羅武烈王乃能統
合三韓爲東方太宗聖王非由於有良馬實賴於金
庾信諸賢是治國在於良臣而不在良馬冀馬有無
何與益損　中宗大王久乘驄馬亦知其良而不復
命貿于遼至有大臣建議而不許其爲後世慮至矣
然天守以　先王所乘一驄之良猶藉口爲辭必欲
貨致唐馬設使今日貨唐馬無禁多致其良則後日
之爲天守者藉今日爲辭紛紛曷有紀耶昔漢光武

時有獻千里馬者命駕皷車臣等恐 中朝在上而得騘不駕皷車爲悔也其言又曰本國一馬之直可買唐二三云其無稽鄙語實出於市井是天字不以義導 殿下而以利罔 殿下臣等聞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苟以利而已則其源一開末流必濫濫必有溺使聖人之敎無一可信則已矣如其可信則臣等恐低昂西夫之小利不足以爲利於大國而如大學所云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不亦淺可懼乎若大臣所啓亦非以天字爲是也休休有容廣開言路要使人人各盡所懷耳臣等職在論

息不敢不竭所蘊所以寧負天字不忍負 殿下也
祖宗之垂訓如此帝王之力行如此先民之進戒如
此此臣等所以雖蒙 允兪而畢獻瞽說也伏惟
殿下留神焉

辛亥正月十四日封事

嘉善大夫行成均館大司成臣周世鵬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伏以佛者本西戎
五印度之一醜教耳古昔盛時如唐虞三代以前未
嘗有也逮君德下衰王者之迹熄然後始流入中國
其禍滔天於是歷代赤心之臣愛其君父者奮不顧

身各揭殷鑑號泣而陳縷皂白昭昭具載史冊千載之下不可誣也若數其通天之惡則一曰子而不父其父二曰臣而不君其君三曰民而不事其事四曰男而不婦其婦女而不夫其夫言爲邪詖行爲亂賊必盡滅人類然後爲快於心是其罪大惡極窮天地亙古今而有不可逭者是故欲福田反受其殃其死也必積薪而燒其骨石以磨之風以散之其受刑之慘亦未有若是之酷也嗚呼彼亦人耳豈不知其刑之慘也且其威誘愚民亦必曰火湯之有苦然而終使其身未免燒戮也其所以寧甘自受而不悔者盖

亦自識其惡逆之無所容於天地間而如此然後小
可以贖其罪也不然豈天厭醜德陰降其罰而佛不
得自知耶不然古今天下其類不億豈無一人面悟
也若曰必欲誣人寧先誣已則其爲不道亦甚矣援
之天理察之人情萬萬無一可信伏惟　殿下天縱
生知道究精一凡所施爲動慕堯舜耻與三代並也
文明之會千載一時臣常以爲唐虞之治可目見於
今日也况於釋氏禍福之說豈有一毫崇信及復禪
教二宗初聞不覺流涕失聲道路皆云佛將興儒將
衰興天圓覺將復立市井喧騰達于四境國史書之

野史記之天下後世謂 殿下何如也臣螻蟻微悃
久侍 經幄亦知 殿下至聖豈惑於佛而復兩宗
也誠憫饑饉之氓轉于溝壑流爲盜賊爲黠黎權復
禪科作爲僧統以杜絕緇髡之爲賊也然而帝堯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文先施四窮國亦大化當是
時不知有佛寧有兩宗今也欲弭盜賊而乃反復立
僧科以開游食者歸依之門又從以搜括其善役者
而驅之是無異教猱以升木也故臣以謂和萬邦化
一國在於仁政而不在於統僧實四國保一國在於
安集而不在於括丁蓋亦反其本矣 殿下有堯舜

之心而羣臣或有愧於　殿下之心羣臣有　殿下
之心而羣牧或有愧於羣臣之心羣牧有羣臣之心
而吏胥或有愧於羣牧之心　天書曰降而　恩澤
或未洽於下民瘼日沸而冤怨或未達於上軍籍不
修農政不舉學校陵夷風俗奢薄和睦不騰妖孽多
集水旱荐臻凍餓相望加之以徵索仍之以鞭撻九
族不保四隣爲墟千家變爲百家百家未有十室孑
遺煢煢夜哭號天含忿之傷心究之有由臣固知　殿
下所憂在於積弊雖然是誠不可以他求者也　殿
下常曰我之仁吾民者果能盡如堯舜乎諸大夫皆

曰我之敬吾　君者果能盡如九官乎爲羣牧者亦
曰我之牧斯民者果能無愧於十二牧乎苟曰是善
雖細行而爲之不厭苟曰是惡雖小過而改之不吝
上樂虛己而必取人爲善下耻訐人而必先檢乎己
克寬克仁無怠無傲制民之産依民之願惟務吾道
各用其極博厚如地高明如天鰥寡孤獨四窮者先
受其賜四境之內無一物不獲其所則和氣自升豐
年自至民生自安邊圉自實而唐虞之治不難回矣
臣聞積塵成山積涓成海故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
以善小而不爲夫佛有大惡無小善而　殿下欲科

而罷之藉以為治恐非堯舜和萬邦文王化一國之本也然則設使復立兩宗盜賊凌不可弭邊圉凌不可完而異端一興未易攘除吾道一衰未易尊闡譬如荊棘剪而不去譬如芝蘭種而不榮曾謂欲榮芝蘭而可以培荊棘乎陰盛陽微安危之幾間不容髮豈不深可懼哉醜佛犬豕之書不可以復誦於 聖明之時醜佛犬豕之徒不可以復科於 聖明之朝醜佛犬豕之習不可以復染於 聖明之治惟我中廟以上聖之資應中興之運赫然南面為治四十年禮樂文明之化一洗萬古其於燕山亂政無有一

事因循不改而獨於虜佛兩宗之革終不復舊者豈無微意肇我邦自三國迄王麗皆事佛而顚詩人至有閭閻半是梵王家之譏我　祖宗於兩宗盖亦狃於歷代之弊習而未遑盡革也豈可使　中廟一洗之彛倫復爲虜教所斁豈可使　中廟一新之民俗復爲虜佮所陷耶　殿下必欲近捨　文考而遠法祖宗臣之惑滋甚夫　中廟之所以不復兩宗者非以燕山爲是而　祖宗爲不足法也燕山萬惡之中獨有革兩宗一事偶得其中　祖宗萬善之中獨有不革兩宗一事尚襲王麗之舊弊嗚呼以　中廟至

孝豈不欲盡復燕山所革而一遵 祖宗之舊章哉
若容私意而不因其所革焉則又非聖人廓然大公
取善無窮之本心也況以歷代之舊愆指爲 祖宗
之舊章而必復之乎此 中廟所以寧因燕山之革
而不嫌寧受不遵之過而不辭必以不復舊弊爲孝
也臣所謂微意者此也亦可謂至公至德至孝而無
以尚矣嗚呼惟我 中廟於昭在上必曰不復兩宗
一事雖仰質前聖而無疑俯竢後聖而不惑我舊育
臣庶曷不以至誠告我 文子也然則一國臣子將
何以報 中廟天地罔極之恩 殿下將何以答

文考陟降厥著之望乎大抵佛者乃天壤間耗斁生靈之一大寇賊不惟蠹賊食貨而必先蠹賊風俗不惟蠹賊人心而必先蠹賊天理其爲禍雖祿山黃巢之亂完顏鐵木之暴不足以喩其凶虐也 殿下欲遏草竊之小盜而反引綱常之大寇欲防一時之小弊而反開萬世之大弊臣實憫焉況小盜淩不可遏而小弊亦不得防者乎若別有他事則臣不敢知不然 殿下雖日教曰不爲崇佛人孰信之哉嗚呼人倫之所始者夫婦而佛絶之人道之所重者君父而佛叛之人生之所賴者衣食而佛賊之 殿下將安

用彼徒而必復　文考所不復之科必違　文考所
盡善之志必拒舉朝所伏閤之諫也在易之履曰辨
上下定民志故爲政必先於正名惟帝王然後稱宗
佛何人敢號兩宗其不可復踵高麗之舊轍也亦審
矣世之阿諛自謀誤人家國者必曰佛能使人壽福
皆如其意嗚呼誠使佛能加壽福於君父則歷代忠
臣孝子讀聖賢書者當先使佛爲君父祈壽福之不
暇何必逆鱗而力排之也昔孟子拒楊墨自擬其功
於神禹盖楊墨之害甚於洪水也其在楊墨猶然況
甚於楊墨者乎朱子曰邪説害正人人得以攻之不

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必
士師使孟子朱子同欺天下萬世則雖復兩宗可也
如其不然豈不凜然寒心哉臣以無似濫叨國學之
長若坐視人倫淪胥於禽獸而不爲 聖明號泣而
直陳焉則是下以捨臣平生之學上以負 殿下殊
遇臣雖愚陋亦知其不忍也加以臣自去夏中濕以
來兩足浮腫脚膝疼劇經秋閱冬證勢益深究其病
根必在臟腑步趨蹠矣既不能進退隨行精神鹵莽
又不得委曲盡言伏席竊厲兢愧窮天伏願 殿下
回乾坤之量先察蕘言如日月之蝕勿吝湯改亟收

成命以愜物情吾道幸甚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流涕百拜冒萬死以 聞

丁未弘文館劄子

弘文館副提學臣周世鵬直提學臣鄭彥慤應教臣閔箕副應教臣元繼儉校理臣陳復昌副校理臣沈逢源尹玉修撰臣柳景深副修撰臣任輔臣正字臣趙璞伏以 上教以 世祖之遷爲未安 命朝廷重複議定臣等雖無似亦知 聖上孝思罔極況 世祖再造東方而只緣 列聖享年不永代數殊促今當例出 文昭殿凡在臣屬孰不愴劇埀涕第念

世宗遺教定限五室累代遵行後不可加減也大抵
文昭殿以親親爲重功德之不遷則自有 太廟存
焉聖人人倫之至當初制禮曲盡忠恕之道其爲五
服一曰三年二曰期年三曰大功四曰小功五曰緦
麻天經地緯不可易也去年冬之 世宗旣以當世緦
麻之親出于 文昭殿其 聖德隆功亦豈臣子之
所忍遷而瘞之乎然而不得不遷者誠以其緬也漸
以之遠勢所然也若 世祖於當世小功之親其在
聖情益爲切憾矣然而前日朝廷之所以合辭請出
文昭殿者亦豈無悲悼之懷而冒陳乎叅之以禮亦

勢所必然也 殿下親承 仁廟丕緒爲服三年義
當父視於情至切於時至近反覆計之於理不可不
入 文昭殿 世宗之不以 恭靖入 文昭者承
太宗之後重在 太宗而 恭靖爲疎 成廟之議
出 文宗者承 世祖 睿宗之緒重在 世祖
睿宗而 文宗已緬其遷也皆得聖人之權今也方
服 仁宗之喪衰麻在身上下之哀痛尚劇則 仁
廟之不祔 文昭比諸 光廟之遷出愈爲未安今
雖祔於 文昭漸以之遠則後日之議 仁廟終必
爲 文宗之例若祔于 延恩則非徒增室有違

世宗之教亦恐貽後難繼之弊朝廷大臣詢謀僉同前日議得極是今不可改也且爲使而失 天子之物自有其律必以其律罪之而以其實 奏聞然後庶盡事大之誠特從末減只罷其職物情皆以爲駭惟耳目之官終無一言以正邦憲近日不職之事亦多類此臺諫國之紀而頹靡至此豈不寒心取 進止

書

上李晦齋

伏想榮侍萬福滚慰滚慰近覩除書勢須還朝無便

路謁傾企實切前行雖得暫承謦咳不得日趨軒屛
豈啻常人向慕耶吾邦自箕後鮮有聞三國時惟羅
最稱而其以文章鳴者推强首耳然其所學未能皆
出於周公仲尼之道獨薛弘儒之悖勤善諷崔文昌
之文藻神異其所見所行眞可謂百世之士而至於
誠正之說槩乎其未聞也然其生一隅倡文學功莫
大焉則配享先聖非斯人而誰歟高麗金文烈以文
業名天下宋使之來我者至寫容傳譜而不能教其
子一夫燒髥毒流王室其禍慘矣若安文成者異於
是一生禮晦菴其垂裕以敬爲主誠有東以來一人

而已人倫之道自此大明而入 本朝已覺與三代並隆世鵬之不量力立廟而尊之正見于此幸以一言惠示可否伏惟閤下濬潛性理砥柱當世能存且省旣恭而安望其外足以驗其中致上而澤下正其時也區區之懷別有所望世鵬天資朴陋學問鹵莽年逼知命癡絕守株毋息歸田護先松修蕤感戀聖恩徘徊飽飯無益於公有損於私蒼顔白髮衰槁日甚攬鏡自相亦知可笑況於人乎自古爲士者立身必有所托方寸必有所倒所謂難與俗人言者豈虛語耶其亦哀矜而教之書不盡意謹再拜

上李晦齋

伏想侍膳萬慶人間何樂可以代此也區區私賀難以常情論此間相距孔邇正緣匏繫未克趨謁五斗之力掣人類此加以衰病日深理合引歸感戀 聖朝未忍便決犬馬良性誠有難誣者弊邑連四五歲大饉今年則秋事稍登儻遂所願往依靜慧寺以質平生之惑是切伏惟令鑑且眞西山心經書今夏始得於友人所受讀數月極知喫緊處如戴父母盥披潛神不覺蹈舞獨有難曉者悶悶如盲之求視也謹錄別牋遙稟伏乞一一指示幸甚執經翹跂恒抱飢

渴無任戀激之至謹再拜

與魚容陽 得江

冬來不審令履何如下誠無任哀慕世鵬月初五日已過期祥苦塊形骸尚未死滅號慟罔極伏惟令鑑仍遠哀悚姪壻金仁老佔畢公從孫力學有操方守毋柩窮不能掩土哀叫于天其所住守山里香丁令濟哀望且竊有稟焉東皐姜相公文藻雅古甚菁華陶冶雖置之麗季諸公間可也獨其編集無傳豈不湮可惜哉大抵作者不易得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黃稗之熟亦云鮮矣一聯之美尚不忍埋沒況東

皐之咳唾成珠者乎其遺稿既失所守日月流邁遺已必多收拾不可緩也 知東皐者無如明公其責必有所歸伏念明公爲南中山斗估老以後一人而已其取捨已熟然區區之心有不容不達者冒瀆敢言其亦垂恕謹稽顙再拜

答李知事 賢輔

伏蒙令札委曲開示撫躬感激不知所喩但令公高退之志世鵬之欲使 聖朝近耆舊其義一也方今朝野隆平無一可議然區區之心每惜耆舊去盡者誠以老成之於天下國家其益大矣嘗讀記至三代

聖王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云而慨然浩
嘆未嘗不爲叔季惜也况如閤下有德而有年合在
朝端鎮安躁俗雖無寅申之勤而可以扶壽元氣爲
利萬倍豈可與朝美鮀佞敏於進退者同歲語也竟
未覩蒲輪之北天也命也柰何柰何至若汾川島嶼
靈芝洞壑一沙石一草木皆被大君子昭光則山川
之英必有牽挽者矣豈非一區魚鳥之幸歟獨此耶
山水亦有所傒里有一彥之名即昔人所云見一之
義也千古嘉名至閤下而始乎焉則取舍不可偏於
彼此高庭蒼髯臨風弄瑟必有不平者矣須速命駕

臨慰何如區區繁辭不知自止者誠荷惠眷稠疊盡發鄙悃耳翹跂殊劇惶戰滋甚伏惟令恕謹百拜謝聞

與金漆原大有

沍巖起居何如自得披謁後尋常傾跂第地遠不克以時奉侍軒屏區區想慕固未可以常人情義論也且有黃監察士傑者來設壽筵守土者不得不參以此虛負東都公之約悵惘尤劇年近五十平生所跋歷湖海間未爲不多於山亦東登楓岳西陟天磨聖居之冢頂如伽倻金烏南海中錦山諸峯皆萬仞之

高而受懸雙鵝唯頭流未償夙願然其眞面目相識
已慣便同少年故人至於迤東洞壑亦得躡雲了了
也若其洞府之平滚山門之回護五步十步可漁可
采明麗奇偉堪為帝王之所盡看者未有如雲門之
幽絶處向者一滓丹崖塵機頓息洒然若毛骨有换
其義也其洋也亙在目若耳雖桃源不應過此獨為
韁勒所制今年又未拂衣白頭汨沒奈何奈何伏惟
高明獨樂三十年其一般清意味可得聞乎人間事
事固當受造物翁處分但至人能與是翁為徒敢容
微懇亦仰一拍且祝愼寒萬福月日世鵬謹拜

與宋參判眉叟

伏想令體和福遙賀遙賀世鵬自經兩喪常患風濕往往作劇每欲浮洛南歸守先人丘壠以畢餘生荒郡苦飢流逋滿目施賑無策悶悶如中鉤之魚都廢人事追闕一候傾戀曷極前日友人金鳳祥行奉竭鄙緒果得傳達乎近讀孝經書樂而忘味伏惟明公融會久矣其第一章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十九字益令人忘憂不知手足之蹈且舞也今人誨兒先授孝經次小學次大學遂以孝經爲小兒之書謾不加省至於　經筵亦不進講

恐非細鈙六經皆經吾夫子删定贊修而其自爲一家書者唯孝經一部而已以大聖命大賢其關於天下萬世審矣軻死千四百年無眞儒况雄莽稗愈亦据摭糠粃皆不識孝悌之語河南兄弟始發揮庸學二篇而表章之考亭公繼建赤幟吾道大明如日月中天於是以庸學語孟爲四書今之取士必先講四書於吾道幸甚獨恠孝經之書上不列於六經下不列於四書所謂至德要道者徒見誦於童牙而不爲大人君子之所服膺者何也吾觀十八章中其言之無盡而廣之者三曰廣至德曰廣要道曰廣揚名然

而究其實則不過曰孝悌而已然後知孝悌乃和睦之本也嗚呼苟能是道則挽回三代猶反手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曰雨而雨曰暘而暘百穀豐登鶴髮病守亦將鼓舞於春臺之上矣獻曝無路敢以稟于高明辱教之以開迷惑也

答鄭昆陽仲遠

哀寂中奉擎雅札拜領各物訖憑審榮養萬慶一念旁及悲感交極伏苫流涕如世鵬者罪通于天哭盡怙恃殘生衰槁理難久持此間道里雖不甚相遠知公繫官披奉無期哀戀尤劇在郡之日手灑製襲錦每

汗血指得公來繼叨取解帖解由帖亦到故云益覺哀愧道州落楮特承記遺微至篤能及此乎區區哀縷一紙難悉謹稽顙再拜謝上

與安洼書挺肰

南來後再度承書滿紙揮灑皆君平生許與情緒兩地臨照只有九萬秋月舉頭見月獨知公心之高掛也清舟一路巖壑絕勝雖求之巴峽間似不易得紅葉黃花風景正佳意君乘舟直泝扣枻於錦繡叢中咳唾珠玉庶見寒碧二樂之生輝也竟爲三難所拘不使僕一望東關之紫氣何物荒歲誤好事至此深

嘆潑嘆加以殘生衰疾素薄宦興病妻犯轎在法難
保抱犢鹿門行可期也南北將自此益阻翹企滋甚
文成故里尚爾無廟謂天有意勢似遠違如之何如
之何海上新松只呈雙斗崖中白液諱而不傳可笑
紫草亦無所得得之在所不吝綠苔紙三貼奇古比
前尤勝呵呵伏惟照領餘祝玉候萬吉謹拜拜

與安挺默

連蒙眷札委綣備省惠喻懶篤潑荷潑荷僕尚保迂
陋都是雅賜但濫叨臺擬豈所稱也悚汗滿身銓省
雖衿衰漢奈物議何白髮病癃只欠一死一念每在

先人丘壠秋風歸息益切所以遲徊到今者人生委質有難去就犬馬良性誠可自憐萬一北去乞一閒職從問公等勉盡磨瑳冀不虛過此生耳此外更無所望獨文成公廟事已畢月十一日奉安影幀舉鄉父老無一人不隨到者士族子第庶民俊秀凡十歲以上皆令先往結襪虔迎觀者如堵祀以潔牲先令小童誦竹溪詞三章陳幣薦俎次歌道東曲九章分歌三獻各三章籩豆有秩庶事無缺區區賤懇庶幾降歆適大寶員外亦忝亞獻豈非天幸歟前來四書五經及少微通鑑諸書冒積兩行千里不一沾濕雖

曰神明所扶持包裹貴籠其勤亦至向微惠力何得及此殊感殊感但晦軒公平生所尚師者晦翁其全書及語類尚未貿致寤寐跂渴綱目固所願貿恐其價翔而難及於他書也伏惟明君益加措置幸甚且晦翁之所師者二程僕南來時欲乞貴藏程書善本告方伯刊行請之再三而不得歸而息之豈仁人之於外物有一查吝萌歟抑吾之所踐者有未足以回動仁人耶如是者今且三年而未解惑焉今之方伯李公彥迪亦晦軒之徒也刊是書而行是世卽其時也公猶不聽吾言則亦天耳命耳僕平生喜求書未有聞

而不求求而不披者今旣白髮不得有是書頃年借取貴藏一窺而還之茫然如夢覺之後記夢不得爲之輾轉也噫今之如僕者何限不亦矜甚乎以公之仁竟不寄是書廣惠後學則誠天耳命耳時不可易得致倒區區惟君其圖之坐想高軒花石甚勝如公眞箇神仙中人倉塵眯目命駕無期可嘆可嘆世貞事邑人皆云是吏饒而有子必爲後官所推以此爲慮耳當熟思收合物情而處置并惟照採適承差將抵永嘉立書不一月日某謹拜

答黃學正仲舉

溪堂一話良苟良苟輔仁之義只在謗謗若諂諛者卽古人所云賊也非以文相會之義也朋友道殆絕久後世之能箴規者千萬人而一人耳吾於仲擧去爲之敬服然所論竹溪志意固有在不敢有隱於左右也其爲書固非如曾之學思之庸孟氏之七篇誠以晦翁平生爲吾道殫力其勤至矣而在當世娼嫉者猶指爲僞學必痛絕之然後爲快於心吾晦軒乃能尊禮於百歲之下愛戴如父母嗚呼是心足以繼往聖是心足以開來學是心足以爲生民立極是心足以爲萬世開大平由是言之雖曰朱之道東可也

此吾之於竹溪所以立廟院置田書雖被世俗笑侮
而不暇顧也旣爲安氏行錄猶慮傷人之吹毛焉則
又取朱子之記前賢廟亭堂室者目之曰尊賢錄記
學田及藏書者目之曰學田錄藏書錄又爲之雜錄
凡朱子白鹿故事及其平生吟咏與夫嘉言之可以
敦厲衰俗者雜拈而錄之以見今之所以爲廟院爲
學田爲藏書者無非出於朱子之所尚而其所言又
皆爲萬世學者之大法也表章晦翁之學闡發晦軒
之志固所以尊晦翁非所以屈晦翁固所以遠邪說
非所以來詆口也又爲別錄上自孔顏曾思孟下及

兩程朱子其說皆黜邪欲存正理扶斯道攘異端於是合諸篇而揔名之曰竹溪志嗚呼此豈所以屈孔顔曾思孟程朱於晦軒者耶世日降而道日漓吾於晦軒滚有所感焉故志竹溪專以晦翁爲主乃所以直之非所以曲之也吾夫子假魯史以賞罰天下固已忘其僭矣其於竹溪志表出晦翁與𦂳宗旨爲諸友立幟明其晦軒之所慕者在此而已其知我者命也其罪我者亦命也誠有所不得已者焉又豈有他意耶吾子獨未之思耳且僕之諸歌非僕所自作皆翻得古聖賢格言所以隱括文貞之所謂竹溪別曲

者而遺之院中諸彦爲萬一風詠之助也苟有一言以私意牽合則雖被疵論可也如其翻聖賢格言復有何等疵耶果有疵之者乃所以疵聖賢固無與於我也今之爲歌者多出於桑濮如雙花店淸歌之屬皆誘人爲惡此何等語也使風俗靡靡日就於下其淫褻敗理至有不忍聞者設使夫子復生其不在所放乎吾不可知也周之時以二南正雅用之於邦國以三頌用之於宗廟雖變雅亦未嘗歌於賓筵也況奏以鄭衛之淫聲乎此固晦翁之所極言竭論而僕之悶悶遑遑欲矯邪而歸正也夫子大聖也故春秋

兼述作如僕之歌皆述而不作雖若涉於自爲而實
出乎聖賢至善至約之要旨則其於修己化俗之方
未爲無補有何所嫌而遽爲之刪去哉然吾仲擧所
論皆愛我而發自我視我不如自彼視我也熟論之
必有得其中者秉月臨叙將復討論須使之歸於其
正可也

答黃仲擧

得勤翰潑荷潑荷有耳不自聞古人猶悶焉忽承惠
規今之道曷嘗愧於古耶世固有惑惑然自是者我
實異於此然其選愞細熟之輩人雖有可語者亦不

胥相腸合懷不吐者十常八九未見勇於救過如君者易以風雷爲益君子曰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信乎針砭之爲難遇而改過之益難也當以風雷爲法以無怠雅箴望君屢以所聞相規期共入於至善之域不亦樂乎知人實不易玆用鄉薦若所率者之參監所納固有之吾意道苟直不須遠嫌要盡吾誠而已以是直情而行果有云云者此皆不避世俗所忌謂自守無愧足矣若果然何必犯人笑侮耶仲舉乎微君幾不免兒曹之呫呫動喙也吾亦有所得輒酬知己不敢緩也餘望愼重萬玉謹拜謝

與安牧使 瑋

天炎尊候何如卞拜中原便經三暑人生白髮翹渴難以江漢解也頃見安注書獲承諸公奉送影幀皆出都門之語潑荷潑荷晦軒公爲吾東方道學之祖其爲敎一洗三韓之陋爾來二百四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力也如僕每切景仰叨守是邑實出非望到官來未三日先訪竹溪距順州舊城一牛鳴地有宿水寺廢址卽安文貞所賦靈龜形勢緇山頭下有臨溪百尺樓魯璵所詠寒推岳色僧扃户冷踏溪聲客上樓者是也雲山原水誠不讓廬山

白雲常滿洞壑敢名其洞曰白雲徘徊興感始有立廟之志今掘土開基其祭地祇之辭曰滌邪墟開正基立新廟尊先師惟明神其右之云掘之末尺餘得鍮金百二十斤欲爲祭器付之守廟者亦慮爲奸偸所窺使折價可准布十同即送洛下令貿四書五經二程全書朱子大全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及他書之可以衛斯道者藏之書院爲後日諸生撥討之資敢問尊意何如業已立廟廟前立書院兩事已畢所欠者書冊耳伏乞指揮且嘗讀高麗史得文成公本傳及文貞文敬二公傳又考東文選碑銘墓誌及相送

序文得順興遠源甚詳獨文成墓誌不載遝中滚可
恨也然其爲序爲銘爲誌於諸安必先擧吾文成而
文貞又其葵孫焉則派雖有別其實一源也乃遝一
卷又取廟傍公田之爲私者立爲位田又別置寶米
四十石爲諸生藏修之費釜鼎盤皿之用亦皆無錢
又印經書理學若干帙藏之儒林之喜斯文者或有
以好書相遺弁錄爲一卷將欲楷書數帙留一本於
此奉送一本于高門但衰病日甚理難支保竢秋風
求去田園調畢餘生是切披霧無期悵惘彌劇伏惟
尊鑑惟務書懷不覺繁辭月日某惶戰再拜

答李承旨濚

白雪嶠邑忽覩玉翰飛落塵几區區喜慰千萬難縷憲渝適意之教委曲懇至益荷矜眷衰醜甚矣無復日邊之望加以昨經御史行曉夕祇俟命一甌春酒何時而細論也古人云病憶故人空有淚老思明主若爲情此眞發於至誠不但文字之工也明公以謂何如宦情老去灰全冷野味閒來蔗漸佳夢化白鷗飛海曲相思丹鳳隔天街極知語陋保令恕敢達想一粲知故態之不渝也呵呵伏惟令鑑謹再拜

與許景行殷豐監倉

風雪恣虐想寒樓受苦倍萬尋常敬慰還上本郡人
專不備納百計息之吾事難保望公會父老共議可
督督之如不可督命勿督何如吾寧得罪於　朝家
不願得罪於飢民伏乞量教之謹拜

答訓導黃瑀監倉

每念倉樓監督之苦忽拔雉翰彰而無寐如僕者率
妻兒安養口腹而以此極苦屬之君手食且不得甘
味然亦患之公義私情兩須煩君有不敢不竭焉者
去年雖曰大饑而倉猶有餘粟國猶有移粟賑恤有
廳敬差有巡方伯以此存心守令以此苦心至於

聖上哀痛之教曰傳四方行客者不得溷于請者不得濫民皆有死之心無生之樂其所以僅保溝壑者此也今年雖曰稍歉而倉無有舊儲國無意移救聽無賑恤巡無敬差方伯未必存心守令未必苦心至於 聖上哀痛之教比於去歲萬萬有間加以行旅不知其溷于請不知其濫爲民者亦多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孰視事勢明年溝壑之難保有甚於去年萬萬也當此之時若循愚氓之自便聽其所願不但民之無活朝夕官亦不能一朝保也大凡殷縣比本郡小摠其責納益不緩也窮寡無告之戶固多黠而巧

者或不肯自效反為翕動浮言要與窮無告者而共
停也是其病不細竊觀人品嚴峻者少忠恕忠恕者
鮮強毅不兩全者必一失鵬之望君於是不輕業已
許監僉不可以他代目今一邑之命急急遑遑穀物
於民比若燈之於膏也膏盡則燈滅穀物旣盡民何
以為生收之於官察其甚者而濟之不亦愈於初不
收而束手無策者乎朱文公云督納而濟民是割肉
而啗口也然亦未嘗不督之而納也要在督之得其
中矣得中之道不托于君子人而誰歟莅莅百世一
生固非偶然苟能盡心小大無間君若盡忠恕之道

以收穀物使鼠黠者無能逞其奸巧而燈焚者乃獲添其膏油則豈啻此一邑之福也鵬之受賜亦大矣且晝晷極短夜漏方永晝以監納夜以閱書縣齋幽閒寂如山寺黃卷聖賢足與論懷逸樂生於勞苦正相反也春風乘運只在反掌亦仰優游畢監以慰區區謹頓首奉謝

寄黃士謙

聞君力讀潑喜潑喜須與阿熊碩果輩相切切勉進勿暫刻弛過若謂有來日便不得進步來日又來日吾之白髮積來日得之痛悔無及亦以是說告田余

極知食淡古人所學皆自淡中流出其亦照之

與文勉

前日連得爾書潑感至懷不得日與之共處爾知吾懷之樂耶人生貴為男勉業須在少時晚雖悔恨無益每喜爾渾腔孝弟無一點塵埃鄙野心誠加以學其可量哉若忖慍忱三姪平生立志與我背馳何能變其習也念之流涕幸以是語告夫

武陵雜稿卷之六　原集

雜著

爲學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子思曰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記曰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冒嫉而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曰雞鳴而起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孶孶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三樂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子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回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

子曰參也魯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立教

子曰有教無類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記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矣乎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亾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孝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

也

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息其不可復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記曰貴老以其近於親也敬長以其近於兄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齒於學 三善將君我而齒讓於父在禮然將君我而齒讓於君在禮然將君我而齒讓長長也衆人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孟子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不思耳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記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著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著夫君子所患則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 法者天理之當然

記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亦無所不至矣

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子思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以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習於威儀而不直 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記曰君子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

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

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

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明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明道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美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以法把持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

自息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義理與客氣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别
横渠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已所流不戲謔是亦持己之一端遂作東銘
内重則可以勝外之輕
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人不能去息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君子當對越在天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不學便老而衰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至誠纔有可居之處

爲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之曰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性靜者可以爲學

不日進者必日退

論學要明理論治須識體

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明道樂易多恕

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

明道視其色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劉安禮從明道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伊川曰入道莫如敬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生意

累高必自下

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而疾

安重則學堅固
忠恕可以公平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聖人之心如止水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滋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是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人有三不幸少年登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
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
豺獺皆知報本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

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感之甚也
若久要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
極大
責己感多責人應少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人心常要活心常存則常活不滯
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
人多欲直己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

敬勝百邪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

朱子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

心無不敬四體自然收斂

君子愛日不倦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

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吝者陰病裏証

讀孟子景春章若濯江漢而曝秋陽

夫子之於曾子如浚積水於千仞之壑一閘便透更無凝滯

盡誠然後可以踐形 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

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

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

敬字工夫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畧有間斷許

魯齋曰天下古今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惡皆從不敬生

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

譬如磨鏡垢盡明見私欲盡而天理存耳

克已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湘江諸人欲心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

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

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毁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

靜者性之貞而誠之復也

敬者通貫動靜

闢邪

子曰鄉愿德之賊也朱子曰鄉者鄙俗之意同流合汚以媚於世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愿也似德非德而反亂德故深惡之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之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

者其惟鄉愿乎鄉愿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愿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愿也 朱子曰說得鄉愿本情

萬章曰一鄉皆稱愿人焉無所往而不爲愿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擧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朱子曰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旣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朱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孟子引公明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

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
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朱子曰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
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
治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
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

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朱子曰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朱子曰此一治也
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朱子曰暴君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

也自堯舜歿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朱子曰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朱子曰此周室東遷後又有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辯哉予不得已也 朱子曰三聖禹周公孔子盖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朱子曰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旣答公都子之問意有未盡故復言此盖邪說害正人人得以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

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
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
可知矣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者之害甚於楊墨盖
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漏易
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
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愚按楊氏之學流於無君墨氏之學流於無
父孟子懼其流弊猶指爲禽獸而距之甚嚴
若佛氏者出家而無父入山而無君一身而

兼楊墨之罪加以爲僧者男而無婦爲尼者
女而無夫是率天下而無子也誠使天下皆
無夫無婦而無子則豈復有人類乎是將盡
食天下人然後快於心也其爲禍於天下萬
世未有若是之甚也孟子所謂率獸食人人
將相食者其不先見於斯乎彼昏庸者已矣
雖智者亦茫然溺於其中而莫之知也是誠
何心哉佛者曰苟能事佛可以預修來生之
福火湯可免天堂可升信斯言也彼亦知天
堂之可好火湯之可惡也然而終其身守苦

於巖穴惡在其天堂之可好也及其死也火其骨而風其灰惡在其火湯之可惡也冀其來生之吉而不顧此生之凶嗚呼亦惑之甚者也况必無來生之報乎嘗𨶒其自燒何其法之慘酷也將天討其淪滅三綱之罪使彼不自知其受刑耶抑彼自識其罪大惡極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寧自罰其身耶何其法之慘酷也子朱子所謂與亂賊同科人人得以攻之不必聖賢者豈欺我哉生斯世也雖不能舉義致討苟能唱爲攻討之說者亦勤

王之徒也不然必且陷於邪詖亂賊之黨矣
朱子爲南康勸女道還俗牓曰須至再行勸諭者盖
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
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
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修家齊風俗嚴正嗣續分
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
宗乗間竊發唱爲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
長不嫁謂之出家修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
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爲
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

持紀綱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
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類雖惑其言而不能通
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旣盛情竇日開
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昏之男無不
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爲淫行官司縱而不問
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
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爲其兒女
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
牓所以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
未廣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

弟之家亦是未爲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婚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汙俗豈不美哉如云婚嫁必有娉定賫送之費則修道亦有庵舍衣鉢之資爲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爲彼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苟循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單愁苦無所依托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

朱子答伯恭 東萊先生呂祖謙字 闕蘇書曰示諭曲折深所望

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顔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捄世者亦必有道矣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

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
如楊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
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
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
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顚沛所不可忘
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擧無所偏廢乃爲盡
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
豈眞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
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
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順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

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旣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屛絶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

意其一時作於荊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談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嘗竊嘆息以為若正獻滎陽可

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喩也
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
於近而遺於遠矣更願息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
誤而復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
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
正衣冠肅容貌爲先盖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
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
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
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
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胷中其實却無端的

下工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朱子曰近日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

朱子曰蘇氏兄弟儀秦老佛合爲一人

蘇公嗾孔文仲齕伊川而去之

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辯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衒浮華忘本實

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秪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恕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辯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

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翕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辯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學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

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至乃謂湯武簒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著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過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

得不如是之方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不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

愚謂異端之於吾道如陰之於陽夜之於晝黑之於白稂莠之於嘉禾其消長盈虛亦固其理而甚者陽剝而為陰晝變而為夜白沮而為黑嘉禾變而為稂莠吾道化而為異端故聖人必謹其微所謂異端者在春秋時曰

鄕愿而孔子始闢之後百年至于戰國又有
楊墨者肆行孟子懼而闢之由秦漢迄于唐
宋老佛二家大熾一千四百年有河南兩程
氏出然後又一大闢廓如也然世皆知鄕愿
楊墨老佛之爲異端而不知蘇氏之爲大異
端彼其學譎而言成理吞吐宇宙褪倒山河
不但驚動一世而亦足以驅駕百代於是倨
肆自大娼侮正士少無忌憚至使伊洛之澤
竟不得漸于時其狂波滔天殆不可遏厥後
又百年然後朱子大聲闢之曰蘇氏兄弟儀

秦老佛合爲一人斯言一出天下始識其旨墊而有所懼矣嘗怪夫子以秦誓續周書及讀大學其爲書至約四引康誥僅十五字而獨於秦誓一引九十七字聖賢微意亦可以觀嗚呼彼蘇氏者口誦羣聖之言而其娼疾狺齕之態溢於簡策反爲老佛之罪人悲夫豈非所謂向幽冀而南轅者耶終亦適越而已矣幷錄之爲後世學蘇者戒

謹按殷太師東封疇教浹海域其風爲萬國最故世稱小中華其登於竹帛者名儒碩士

磊磊相踵仰之若衆星麗太空三國時任沙
飡獨以文章鳴于羅其次薛弘儒崔文昌文
昌之文動天下逮高麗其大鳴者金文烈李
文順而止耳然而未聞以斯道爲已任者其
言往往淫於達摩多疵而少醇忘本實衒雕
綴爲可悲也甚者提童子之耳教之以詞藻
唯喜其早達罔聲利取寵榮馴致驕傲使誇
張恣睢以速其顚覆不知養以孝悌忠信儆
積福久遠基址至於一夫燒髴禍延家國嗚
呼斯道之不幸可勝言哉自晦軒公出禮晦

庵遺像以倡敬學指其所向然後爲士者始知濂洛得宗於洙泗而其淵源大沛于東矣由是言之晦軒之功雖曰配晦翁可也於是別錄三篇上祖仲尼下及晦翁皆所以明天理抑邪說闡晦軒之志也

權生兄弟名字說

有權生者豐基人也年甚少禮甚謹誦詩三百甚勤一日拜余于郡齋曰請名吾及吾弟余方有公事曰姑去後一日生再來余曰然必欲使余名之乎我且名之名其兄曰擇中字曰執之其季曰用中字曰時

之夫權者經之反也而得其中則是亦經而已故君子貴乎擇中當其始也擇之須精及其得也執之須固雖得其中而執之不固則終亦不爲我有故君子貴乎固執是故能執然後能用能用然後能權然用之不以時則亦子莫之中而非權矣故權須中中須權二者不可須臾離也顏淵聖之亞者也擇乎中庸旣得之拳拳服膺而勿失虞舜聖之大者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夫生之姓旣權則其於中也愈不可以不致念況於其常乎由姓而名之因名而字之者吾之事也因字而思名因名而思姓者生之責也

不然其求名於我者非欺太守也乃欺天也非欺天也乃所以自欺也二生其勉之擇而執之用而時之中乎中乎勿使所履有愧於名者字也

告昆陽吏民文

為吾吏民者子而孝厥父弟而敬厥兄妻而謹事其夫及舅姑幼且賤而尊禮其長且貴者兒而以讀書為業人而以起訟為耻強不得以侵弱富不得以漁貧智不得以罔愚揖讓相樂薰為善俗上以服 聖明千一之化下以慰無狀分憂之望可也如有子不孝其父弟不敬其兄妻不知謹事其夫及舅姑幼且

賤而不知尊禮其長且貴者樂奸暴而喜鬪訟徼幸
以侵奪爲己利者將一切痛鋤乃已且三年之喪若
駟之過隙豈萬一得以荅我生鞠之恩乎聖人爲特
爲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俯就而不肖者跂及耳故曰
古今之所一也天下之達喪也　聖祖以孝理邦家
凡公卿大夫士並許徇情持服獨以四圉有戒特立
百日之法以爲庶民從軍之期猶慮孝子之傷其情
也亦曰願行三年者聽我　祖宗仁孝之意藹然於
法律之外非教之纔經百日而食肉也今者閭巷小
民不知百日是庶民從役之期餘哀方劇敢臨墓哭

泣而食肉曰此禫也豈不痛哉故相許公稠宰寧越
吉以是義至今雖奴隸皆服三年之喪其所以感之
深者豈獨公德爲然以人子之情無間於古今上下
也嗚呼前此所爲雖不善自今惕改亦可爲善人與
始善而終惡者豈可同年而語也爾吏民其詳之

策問

問自生民以來善爲治者無如堯舜善言治者無如
孔孟其爲道不過曰孝弟而已矣夫孝者放之而無
不準弟者推之而無不達唐虞三代之隆其爲孝弟
之治可得聞其詳歟秦漢以下雖有可爲之君而無

是臣亦有可爲之臣而無是君寥寥百世不復見善
治可勝嘆哉吾東方天開別區自殷太師敷疇教滌
舊染變夷貊爲華夏馨香之治藹然可想而文獻已
無徵矣歷三國迄于王麗其治亦有孝弟之可言無
歟恭惟我 祖宗垂統以此道先正左右以此道我
聖上赫然中興紹往緒揚休烈以流裕無疆者亦莫
非此道可謂超軼隆古之盛矣然而今之民俗或有
愧於古者何也老老近於父也而童牙侮耆髮長長
近於兄也而疾足冒衆行甚者子爲梟獍而州郡屢
爲之降號弟爲麀聚而室家多聞其瀆倫何以則使

是民各盡其所固有者釀和氣而召豐穰也諸君子
講之有素其悉陳無隱

武陵雜稿卷之六　原集